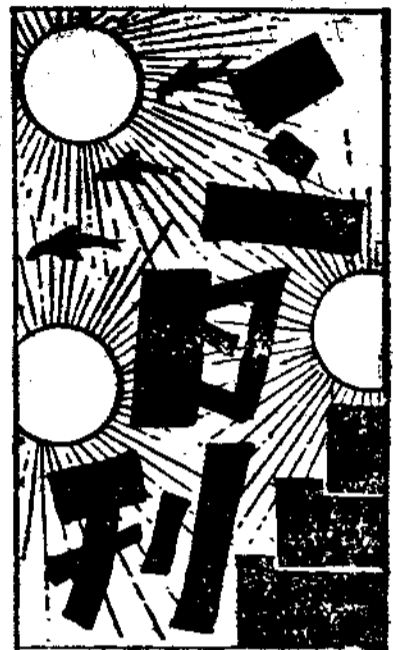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第四期 第二卷
北平宣武門外北極二號化社出版
（本期刊價）
每本大洋二分
廣告價目
每方寸三個月一元
每方寸五個月二元
每方寸全年二元

本刊繼續復刊啓事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維持此大復刊篇幅略有增加

同森泰
西服莊

本莊係同泰同森泰聯合組織自運各國呢絨
製現代西式裝物一應俱全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定價自當克己此啟

胡琴專門

敝東徐蘭園（係梅蘭芳琴師）今特造成各種
蛇皮胡琴數百
把發音宏亮每
只三元至三十元請君速
購外埠加郵六角和外南
新華街
竹蘭軒啓

（本日期目次）

社會小說 第四回 仕版出茅廬心猿未壞
縣衙作金屋牝雞司晨
人情小說 第十五章 天資卓犖學程邁進
浪漫王妃……葉惜華
改契紙陵地贈情侶
移靈柩遺襪盜珠寶
魔……陳心吾



北平東單二條一七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文達 萬應 十
久已名傳華北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上吐
下瀉四肢厥冷心腹
疼痛無效小兒
疫症無不立效
減半孕婦無忌
外治如蛇蝎咬傷
蟲火疔毒疥癩濕熱
無名腫毒皮膚瘙癢
愈用棉花塗患處
每瓶大洋一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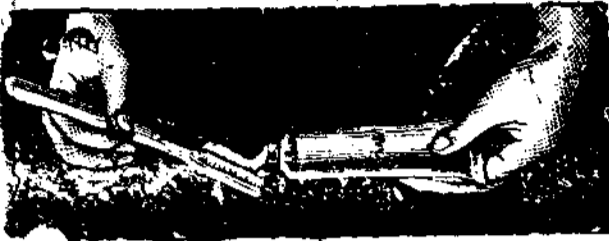
刑民
事訴
訟法
版出

每本實收大洋貳角

琉璃廠
錦章書局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雙妹老牌超等牙膏



此超等牙膏精製其質美固能固齒護牙之也
請試之

北平廣生行有限公司啓

汗脚氣
立一汗脚
愈即愈擦

美容淨面

男面上女
面刺上女
粉刺上女
斑點疔瘡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
西河沿
二加埠外

東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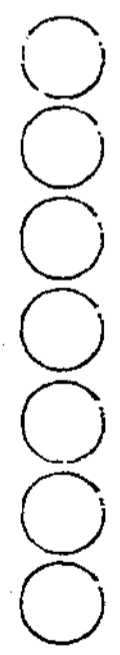
保險壽人
司公限有份股
東資押動經
單信借產辦
北用款不人
三四昭完動壽
四五著全產保
八六五華抵險

女醫學士
朱松子
專治
婦科 皮膚科
小兒科 花柳科
內外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
路西紅樓
電西一九零四

印刷刻鉛鏤云仙
大箇不受小精廉
約期莫悞声昭著
顧客曾臨信吾言

明月清風我齋主人闡揚風雅鼓吹文化擬聯
求教

好雨莫嫌鳩喚早



投聯人姓名
住址
蓋章

本齋徵聯簡章
一期限 由本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截收逾
限不錄
二投聯 每聯將本刊紙剪下注明姓名住址蓋章送至
宣外北極菴二號平化合作社代收以便取獎時核對
每一聯收回卷資六分兩聯一角以回條爲憑
三獎額 佳聯錄取第一名獎扇金四元二名三元三名
二元四名一元五名至十名五角十一名至二十名二
角二十一至三十名一角(佳卷多時再增獎額)
四揭曉 各聯於九月十五日(即星期日)截止寫齊封
送名人詳閱九月十七日(即星期二)揭榜登載本刊
明月清風我齋謹啟

第十五章 天資卓犖學程邁進

寒假已過。各校開學。滕爽在附小讀書。自然不能例外。星期一那天早晨。宛蓉到滕爽家裏。一進門便喊道。『爽妹。今天開學。我和你一同去。好不好？』滕爽在裏面應道。『宛姐好！請你進來。用些早點。咱們一塊兒走。』宛蓉聞聲。知道滕爽已經起來。走進臥室。說道。『爽妹。我已吃過點心了。恐你起來。晏所以我來叫你。咱們走吧。』滕爽說道。『我早起來啦。本想找你一塊兒走。又恐怕你已出門了。彼此相左啊！』宛蓉道。『如此。我們走吧。』滕爽道。『蓉姐。你請坐。我豫備的點心。你嘗一嘗。喝杯茶。再走。』說着便拿起兩塊餅干。到了一杯牛乳。遞了過來。宛蓉道。『我真吃過了。』滕爽說道。『那麼。你喝杯牛奶。潤潤喉。免得到學校口乾。唱不出歌來。』宛蓉謝了謝。便一手接過杯子。把牛奶喝了。說道。『天不早了。我們走吧！』滕爽點了點頭。提起書筴。同宛蓉走出大

門。二人徐徐的步行。直至到了學校。見同學們已排站在大禮堂。滕爽和宛蓉纔知開學時間已到。急煎煎的跑進大禮堂。見講台上面交叉着國旗和校旗。忽聽得大家說道。『瞧！瞧！上屆考第一名的運動家也來了。』滕爽裝着沒有聽見似的。與同學們點了點頭。便和宛蓉站在一起。停了一會。只見校長穿了一身洋服。由大禮堂外面步了進來。上了講台。喊了一聲。『站好。站好。』學生們聽見校長已在講台上說話。一個個就端端正正的肅立在講台前面。各教員也站在各自位上。領導着各生。兼管着關於秩序的責任。校長見各學生已經站立整齊。便說道。『向國旗校旗行三鞠躬禮。』校長將話說畢。男生們就把帽子脫了下來。拿在手中。全向講台上國旗和校旗行了三個鞠躬禮。禮畢。校長又說道。『唱國歌。』各學生聽了這句話。大家暗暗的咳嗽了一回。潤一潤喉嚨。滕爽和宛蓉二人。早已有豫備。音樂教員在講台上。試了試琴聲。漸漸

的奏了起來。那琴聲中早發出『青雲爛兮！日月光華……』的調門。各生們聽得聲調就隨着琴聲唱了起來。正是歌音繞梁。悠揚動聽。尤其是滕爽仗着自己珠喉。更是有勁。忽高忽低的唱得鏘鏘有聲。字字合拍。令人更是動聽。唱歌畢。便是校長和教員們講演。無非是說了一番勤勉用功的常話。已經到鐘鳴十一時。校長就請各班教員領導着諸生。一班一班的上各教室授課。滕爽和宛蓉到了自己教室。見教室內佈置一新。就想起舊日同學。往四下裏仔細一找。大半皆是新生。舊日同學不過五六人而已。就想到四年同學。一旦離別。海角天涯。在何處去尋。甚是系念。想了一回。也是無可如何。便安耐着心弦。和宛蓉同坐授課。直到十二時。校鈴響動。教員下堂。便同着宛蓉離了座位。跟着各生魚貫而出。在半道上。滕爽忽然對宛蓉道。『我剛才想着舊日同學。多半星散。覺着心中十分難忍。宛姐！你的感想如何？』宛蓉聽說便勸道。『爽妹！你

真是有心人哪！你要知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分散離合乃人之常事。妹妹。你何必掛此心腸啊！」滕爽聽了此話。恍然大悟。笑了一笑說道。『呀！原是什么呢。』二人談着談着。已走出學校大門。開學這一天。下午無課。滕爽和宛蓉循着舊路各自歸家。開學之後。滕爽乃有課使上。對於體育一門。更是注意。所以每天步行到學校授課。十分用功。憑着天資聰慧。課程當然邁進。直到暑假畢業考試。却又是名列第一。她在家便終日除運動外預備功課。考試附中。一日早晨閱報。見世界日報登着高師附中招生廣告。她拿着報紙。跑到父親的房中。見了父親說道。『爸爸！你看世界日報登着附中招生的廣告。明天起報名。我想去考。』俊侯點了點頭笑着說道。『你考附中恐怕是不容易。因為附中報名的人數。比別的學校多。很不易考取及格。』滕爽聽完她父親說的話。心裏毫不思索。即說道。『爸爸！我一定考得上。我有把握。請你放心吧。』俊侯又笑道。『

一個小孩子。敢說如此大話。我不顧你考得上考不上。給你二塊錢。大概夠了。」俊侯話未說完。滕爽接着說道。「不夠！不夠！」俊侯道。「怎麼不夠？」滕爽說道。「錢不夠啊！同生照像片的錢。就得八角呢。」俊侯說道。「考試像片何必要到同生去照。同生路又遠。價又貴。在西單附近照張二寸半考試相片。就是了。」正在說話。忽聽院外有人說道。「爽妹在家嗎？」滕爽知是宛蓉來了。便將俊侯給她的錢向袋中一掏。跑了出去。一瞧。果是宛蓉。便笑嘻嘻說道。「宛姊請進來。到我屋說話吧！我還有一點事情。向你報告呢。」宛蓉聽完她的話。不知道又有什麼事情。就隨着滕爽。來到她的屋中。宛蓉就坐在椅子上。問道。「妹妹你有什麼事情說吧？」滕爽將剛才事情。一一說明。宛蓉聽完她的話。點了點頭。說道。「那很好！我想我們一塊去考。」滕爽說道。「姐姐你也去。好得很。好得很。現在我們就照像去。」宛蓉說道。「天氣不好。光線黯淡。況且

我還有事。就要走。我們明早去照吧！」滕爽說道。「也好。」接着又道。「姐姐剛才爸爸說附中不容易考。你的意思怎麼樣。」宛蓉道。「我正爲此事也十分躊躇。來同妹妹商量。走進來一聽妹妹說話。像有十分把握。所以我也振奮起來了。」滕爽說道。「不要緊。不要緊。姐姐。你不要膽怯。」宛蓉道。「妹妹！你是附小考試第一。是有把握。我想我可不敢保一定考得上。不果去試一試。或許微幸考中呢。」滕爽道。「不要客氣。姐姐也不至於名落孫山啊！」二人談一會。宛蓉站起身來要走。滕爽問道。「來了就走。家中有什麼事啊！」宛蓉說道。「我要去給舅父拜壽。天不早了。明天見。」宛蓉走後。樹穀突然跑到滕爽房內。對着滕爽說道。「妹妹。我聽見爸爸說。你要考師大附中是不是？」滕爽把頭搖了搖說道。「是哥哥！你想怎麼樣。瞧我考得上考不上。」樹穀道。「不敢說。不敢說。剛才我從附中來。我看見他的報名單子上。已是二九六〇的號碼了。我想妹

妹還是別去考好。丟了一塊錢還是小事。但是爸爸的名譽要緊哪！」滕爽聽了她哥哥樹毅的這一番話。心中倒猶疑起來了。想道：「不去考吧！因為在父親面前已經說了大話。那能不考。唉！考去考去。何必這樣猶疑呢！此時樹毅忍不住的笑道：『你怔甚麼有把握嗎。』滕爽正在神凝一志的猶疑不定之際。被樹毅一笑。這才明白是樹毅故意的吓嚇自己。隨笑道：『你不要冒壞。我一定要考。考上也考。考不上我也去考。』樹毅哈哈的大笑起來說道：『考不上不是我塌臺。』滕爽也笑了說道：『你不要管我。沒有正經的東西。』說着黃氏夫人進來向樹毅問道：『甚麼事啊。這樣喜歡。』滕爽似急似笑的對樹毅說道：『你出去。你不要跟我打攪。』黃氏夫人笑着說道：『不要鬧了。』樹毅笑着站起身來要走。聽見母親不要鬧的話笑道：『我說她考不上她不信。』黃氏尙未開言。滕爽摘下球拍笑着說道：『我拍你。』樹毅便跑到院中去了。

黃氏也笑了起來。滕爽把剛才樹穀說的話對母親笑着說了一遍。黃氏也笑了。滕爽把那兩塊錢從口袋內放在自己的皮夾之中說道：『明天我們就照像去。』黃氏夫人聽得屋中風琴作響。到了自己屋中。見樹穀與樹本在屋裏玩弄風琴。俊侯坐在桌旁看報。一見黃氏夫人問道：『她們吵鬧甚麼呢！』黃氏夫人說道：『她們還有甚麼正經的事。』隨指着樹穀又道：『他說她考不上。滕爽說他故意的吓嚇她。』此時樹穀棄了風琴跑過來說道：『我沒吓嚇她。實在是容易考上……』話未說完。俊侯道：『但願她看出你是吓她。考是不容易考。我是知道的。你作甚麼對她再四的說呢。我告訴你。以後你自己作事。或者是考試甚麼。不要膽怯。無論是甚麼都是心理作用。不要怕不成功。』沉了沉又道：『你對她說這些話。豈不是打她的興趣麼。』樹穀聽了他父親一番話。只是點頭稱是。便回自己書房去了。